

WILLIAM

Great Sea Battles, Heroic
Discoveries, Titanic Storms,
and a Vast Ocean of
a Million Stories

大西洋 的故事

一部生存与冒险、探索与发现、
海战与霸权、财富与贸易、飓风
与灾难的人类史诗

(英) 西蒙·温彻斯特 著
梁焯 译 杜岳 校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ATLANTIC

大西洋的故事

| 船生存与冒险、探索与发现、海战与霸权、
财富与贸易、飓风与灾难的人类史诗

Great Sea Battles, Heroic
Discoveries, Titanic Storms,
and a Vast Ocean of
a Million Stories

(英) 西蒙·温彻斯特——著 梁煜——译 杜岳——校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Atlantic, 1st edition by Simon Winchester

ISBN 978-0-06-170262-4

Copyright© 2010 by Simon Winchester.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arnhill Press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arnhill Press Ltd.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本版本仅限在中国内地（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销售，不得销往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8-85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西洋的故事/ (英) 西蒙·温彻斯特 (Simon Winchester) 著；

梁煜译.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10 (2020.2重印)

书名原文：Atlantic: Great Sea Battles, Heroic Discoveries,

Titanic Storms, and a Vast Ocean of a Million Stories

ISBN 978-7-122-34940-8

I. ①大… II. ①西… ②梁… III. ①大西洋—历史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53211号

责任编辑：王冬军 张盼

装帧设计：水玉银文化

责任校对：王静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北京凯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3¹/₂ 字数356千字 2020年2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9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西蒙·温彻斯特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英国作家，就算是泥土的历史，在他的笔下也会变得妙趣横生。事实上，读他的书感觉像在做……一场欢快的骑行……没有人能比温彻斯特讲出更好的传奇故事了。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温彻斯特生动地描述了大约1.9亿年前大西洋是如何诞生的，目前，大西洋继续以每年约1英寸的速度不断扩张，并且将在1.8亿年之后消失……这是一本令人愉快的好书。

——《今日美国》(USA Today)

西蒙·温彻斯特……真是太棒了！温彻斯特的作品不仅是分享他在旅行和冒险过程中的见闻……这本书好像一座矿山，充满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迷人信息和新奇想法。

——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这是一本令人惊叹、充满悬念(海洋并不总是具备这种特质)、发人深省，偶尔也很诙谐幽默的好书，而且总是引人入胜。要驾驭大西洋如此宏大的题材，需要大气磅礴的精神和高超的组织能力，西蒙·温彻斯特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每日野兽》(Daily Beast)

讲述“我们想象中的经典海洋”的故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西蒙·温彻斯特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让人着迷……西蒙·温彻斯特讲故事的能力熠熠生辉，他将个人轶事和科学研究巧妙地交织在了一起。

——《卫报》(The Guardian)

当今的作家很少能够像西蒙·温彻斯特这样，以如此娴熟的技巧、笔力来优雅地处理如此广泛而庞杂，甚至有时是令人窒息的题材……具有非凡的意义……温彻斯特是一位大师级工匠，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构思巧妙、下笔大胆。

——《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

亲切而富于变化、严谨、抒情、警醒、骇人、令人振奋……一生的思索、旅行、阅读、想象和记忆造就了这份动人的叙述。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妙趣横生且信息丰富……温彻斯特先生的故事不仅仅是海洋故事，还是一次次真实发生的冒险……令人愉快的梦幻般的故事。

——《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

在西蒙·温彻斯特的笔下，海洋被塑造为一个更庞大、更接近生命、近乎永恒的历史对象……可读性强、构思巧妙，以权威的方式展现了各种主题……任何想拥有全新历史观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海洋是一个强大的角色，有着强而有力的故事。温彻斯特向我们传递了它本早该发出的声音。

——《圣安东尼奥新闻快报》(San Antonio Express-News)

抒情、修辞和历史……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让人们意识到，历史最终纠正了人类的不义之举……信息丰富、充满吸引力，书中呈现的细节往往令人惊叹，给人以启迪……是温彻斯特最好的作品之一。

——《路易斯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

西蒙·温彻斯特用几个世纪以来与人类相关的每一次努力的历史来润色自己的叙事，从公元7世纪腓尼基水手冒险经过海格力斯之柱，一直到大航海时代、殖民时代及其之后的时代。温彻斯特似乎不顾一切地在给这个海洋的故事赋予生命。

——《信使邮报》(The Courier Mail)

一条精巧的主线……书中充满了迷人的故事和让人意想不到的科学与文化细节……温彻斯特再次将精力投入到大西洋，让我们感受到大西洋与我们之前几代人所创造的奇迹。

——《时代报》(The Age)



本书谨献给

我的妻子

并以此纪念

安格斯·坎贝尔·麦金太尔

他是一艘南非海港拖船“查尔斯·艾略特爵士”号的大副

1942年，他在试图营救他人时遇难

现今或许仍“沉睡”在大西洋某处冰冷的海水中





“人类与其试图凭借蒸汽机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航行，
还不如计划一趟月球之旅更加切实可行。”

狄奥尼修斯·拉德纳 (Dionysius Lardner)

爱尔兰科普作家和演说家，1838年



目 录

ATLANTIC

Great Sea Battles, Heroic Discoveries, Titanic
Storms, and a Vast Ocean of a Million Stories

导言 - 我们的海洋 / 001

序幕 - 鸿蒙初始 / 023

第1章 - 摩加多尔紫色群岛

1. 海螺壳 / 041
2. 尖塔顶 / 043
3. 新的伊甸园 / 045
4. 东岸与西岸 / 048
5. 海格力斯之柱 / 049
6. 法罗群岛 / 054
7. 文兰 / 060
8. 哥伦布 / 067
9. 阿特拉斯 / 072

第2章 - 浅滩与深海

1. 边界 / 079
2. 危险的博哈多尔角 / 083

3. 温暖的湾流 / 089
4. 描述海洋 / 093
5. 探索深海 / 096
6. 深海测探 / 105
7. 大洋的边界 / 108
8. 百川终入海 / 112

第3章 美与力量

1. 大洋戏剧 / 117
2. 诗歌与传说 / 120
3. 怪兽与海之灵 / 125
4. 绘画海洋 / 129
5. 天堂的水 / 132
6. 海边的古城 / 134
7. 大海的乐章 / 151
8. 印象·日出 / 154
9. 海洋文学 / 156

第4章 海上悲声

1. 大海之上皆兄弟 / 165
2. 维京人来了 / 168

3. 新大陆 / 170
4. 海盗的黄金时代 / 175
5. 罪恶贸易 / 181
6. 海上霸主 / 188
7. 钢铁战舰的对决 / 192
8. 水下狼群 / 202
9. 无烟炸药 / 208

第5章 海上商人

1. 最古老的议会 / 213
2. 汉萨同盟 / 214
3. 更远的捕捞 / 218
4. 暴烈的邮轮 / 225
5. 海底电缆与无线电报 / 233
6. 移民 / 242
7. 船难悲剧 / 246

第6章 变化与衰落

1. 飞跨大洋 / 255
2. 巨量污染 / 266
3. 海鲜的背后 / 275
4. 北方鱼殇 / 279

5. 南方故事 / 289
6. 未知的恶果 / 296

第7章 - 仍未知的海洋

1. 被吹来的冰块 / 301
2. 末日之约 / 305
3. 上升的海平面 / 308
4. 飓风 / 315
5. 无尽的未知 / 322

尾声 - 世界尽头的灯塔 / 331

致谢 - / 345

参考书目 - / 350

导言

我们的海洋

因为一件始料未及却令人难忘的小事，我开始了对海洋的浪漫畅想，并最终演化出了这本书。那是1963年5月5日，一个清朗凉爽的周日黎明。18岁的我孤身一人，正乘坐一艘远洋巨轮“不列颠女王”号在海上航行。突然，邮轮在纽芬兰大浅滩东边北部海域的偏僻一角，没有任何征兆地停了下来。我们静静地漂浮在一片小小的海台之上，几英里外是美洲边缘的几个海岬，一个被海洋学家和渔民们称为“弗莱明角”（Flemish Cap）的区域。

正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们离开利物浦已有5天了。航行从周二下午开始，那天波狂浪急，阵阵狂风突然追逐着默西河（Mersey）的河水，激起层层银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艘巨轮的日子，它将载我完成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跨大西洋之旅。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侧面：隐约可见的庞然大物，白得刺眼——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三艘姐妹船统称“白色女王”——它就这样泊在水道的末端，水道通向利物浦的海滨。它被稳稳地拴在皮尔码头上，就在老王子码头旁边，十几条手臂粗的麻绳把它制得服服帖帖，完全不为风浪所动。但它周围那番启程前的忙乱，还有那唯一一根黄色烟囱中急切喷出的浓烟，都清楚地表明它就快要脱缰而去：由2.5万吨焊接得牢牢实实的克莱德赛德^①钢铁所铸成的“女王”号，正准备扬帆远

^① 克莱德赛德（Clydeside），苏格兰工业区，以造船业闻名。——译者注

航，西行3000英里^①，横跨大西洋。而我，恰有一张登船的船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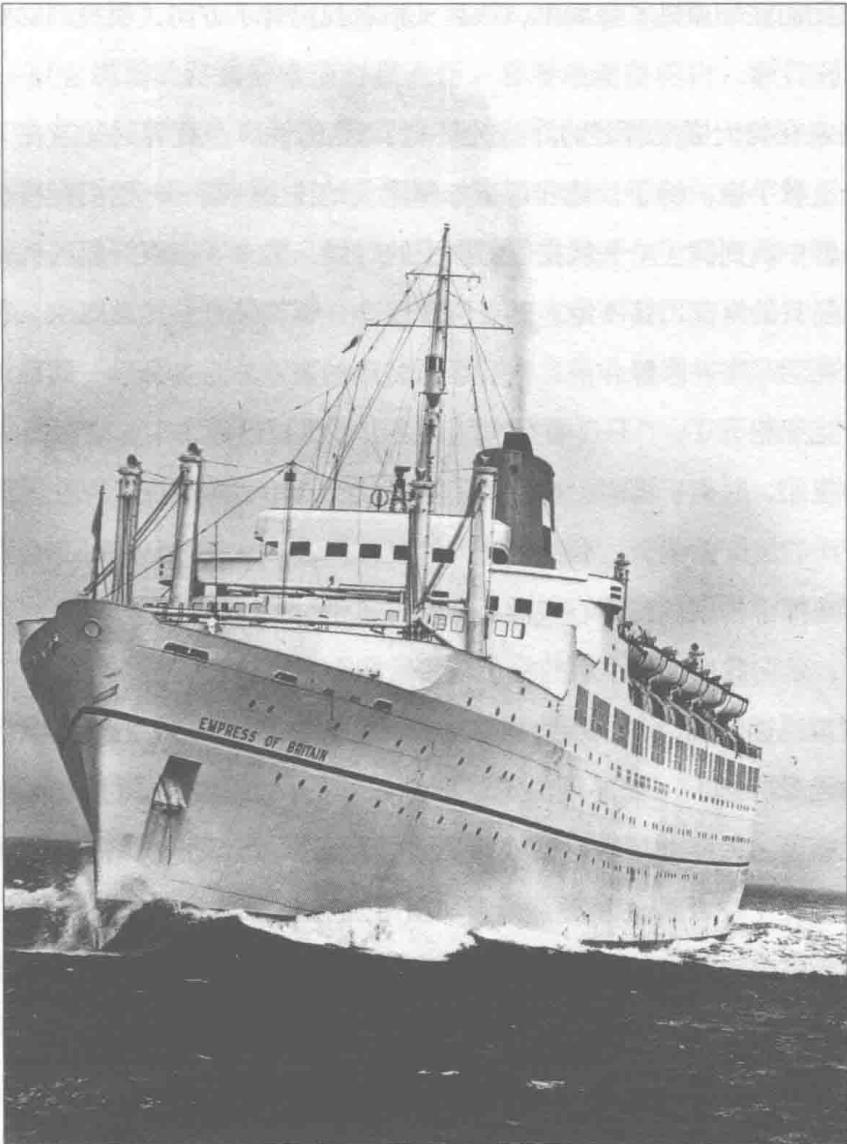
我花了6个月，才挣够买这张船票的钱。我当时一定领着奴隶般的低工资，因为去加拿大的整个花费不过100美元多点，前提是我愿意在甲板下一个远远低于吃水线、几乎听得见舱底波涛翻滚之声的无窗小舱的四人间床位上将就着住。尽管这只是一趟经济舱的旅程，只比下等客舱好一点点，但在特拉法加广场旁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办公室里——那里与其说是个办事处，不如说更像座大教堂，处处是柚木和大理石，还有无处不在的寂静，橱窗里展示着曾经的著名远洋客轮的模型——即使是这般最微不足道的业务也处理得庄严肃穆。

或许是时光和学生时代的记忆使一切稍稍变了模样，但我喜欢这样想象：那个职员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夹鼻眼镜，佩着公司徽章，上面雕着松树、北极熊和海狸。他接过我的积蓄，拿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又用一卷粉色的纸吸了吸干，然后用平体字给我写了船票。“利物浦到蒙特利尔，115号航线”，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随后的许多时光里，我曾拿着这张宝贵的护身符翻来覆去地看，仔细研究着上面的刻字、凹印和水印。它装在一个红白相间的硬纸板小包里，纸包又厚又硬。另有一个口袋，袋子上系着打过蜡的绳子，可以装行李牌。包里还有“航行时不需要”的贴纸，还有入境申请表和风俗指南，以及对之后海上作息的模糊建议——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上午11点，在救生艇甲板上食用牛肉清汤”。

我想我对这张船票产生了一种很不正常的依恋。它承载着如此多的象征意义——自由、新世界、冒险、大西洋——那个春日的下午，当我在跳板尽头把它交出去，看到检票员只是以一种例行公事的随便态度接过去时，一定显得灰心丧气，因为检票员微笑着把船票交还给我了。“第一次？”他语气和善地问道，“那就留着它吧。这是一片非常广阔的海洋——而你将乘坐‘白色女王’号穿越它。再美好不过了！你应该把自己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纪念保存下来。”

到起航的时候，一轮水汪汪的太阳已经冒了出来，正缓缓地落向地平线。“该上岸的请快点上岸！”熟悉的开船通知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喇叭里播出“松

^① 1 英里 ≈ 1.609 千米。——编者注



▲▲

这艘 2600 吨的客轮，是第三艘享有“不列颠女王”之名的客轮，1955 年由伊丽莎白女王在克莱德为其揭幕。它是三艘老资格的“白色女王”号之一，常年载客往返于利物浦和蒙特利尔之间，直至 1963 年因航空公司的竞争而被迫退役。

“簧”（ease springs）的喊声（水手们的行话，意为“解开缆绳”）；岸边传来阵阵叫喊声，翼桥和前甲板上回荡着噼啪作响的广播声——缆绳上裹着铁皮的套索一个接一个地溅入船体和码头间的油沟里，油沟渐渐变宽，起锚机因拉力低声吼叫，把湿漉漉的缆绳缓缓收进来。两艘破破烂烂的拖船出现了，哼哧哼哧地喷着粗

气，把我们往外顶进了海潮中，然后又推着我们转了方向，使我们的船头朝向西北方向。

皇家利物大厦上著名的乔治钟敲响了5点的钟声。我看到父亲在下面码头边的空地上看手表。终于，他和母亲如释重负地往上一指——他们在挤在船尾栏杆边的人群中找到我了——就在他们挥手的时候，传来了三声开船的汽笛声，声音在挤满船只的海滨回荡不绝。随着引擎发动，螺旋桨开始搅动海水，我们的甲板也开始晃动起来并隆隆作响。我看了看自己的表：5点过9分——航程正式开始的时刻。拖船松开了。“不列颠女王”号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它脱离了缆绳、系缆柱和拖船，脱离了海岸，也脱离了英格兰，开始轰隆前进，一往无前地驶向深邃的海洋和美好的明天。有些乘客大概是移民去加拿大的，一时悲痛不已，正泪流满面地挥手告别。我满心兴奋、不安、紧张。我看到父母开始往回走，两人都低着头，走向我们那辆小小的棕色福特优选小汽车。

夜幕迅速降临，很快利物浦和别根海特（Birkenhead）的灯光就化为了一团橙色的光晕，如同一团不断倒退、渐渐黯淡的火焰。在克罗斯比（Crosby）附近，有座著名的浮动灯塔，被称为“酒吧光艇”。到那里时，一艘领航艇来到我们旁边，一个穿着棕色套衫、带着脏兮兮白色帽子的中年男人，敏捷地走到领航艇的船尾甲板上——他向上冲我们挥手致意，假如他口中说了“保重！一路顺风！”之类的话语，那话语也都被海风卷走了。我想，不出一小时，他和他的妻子就会在电视机前打起盹儿来，猫咪也会在一旁伴着炉火酣睡。

他一离开我们的尾流，我们就加速了引擎，很快涡轮就把我们推动到了一个不错的速度——每小时20海里^①，可能还更快——使得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脸上跟针扎的一样。不一会儿，我们已经稳稳当当地在海面上驰骋，完全不惧风暴带来的浪涛。借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望去，风浪现在已快平息了。我站在前甲板上观看其他船只：一群熙熙攘攘的弗利特伍德（Fleetwood）渔船正往回赶，还有一两艘归国的货轮，和一个从外形看似某种战舰的家伙——可能是一艘和我们一起北上的驱逐舰，不过它走得更快而且悄无声息。

^① 1 海里 ≈ 1.852 千米。——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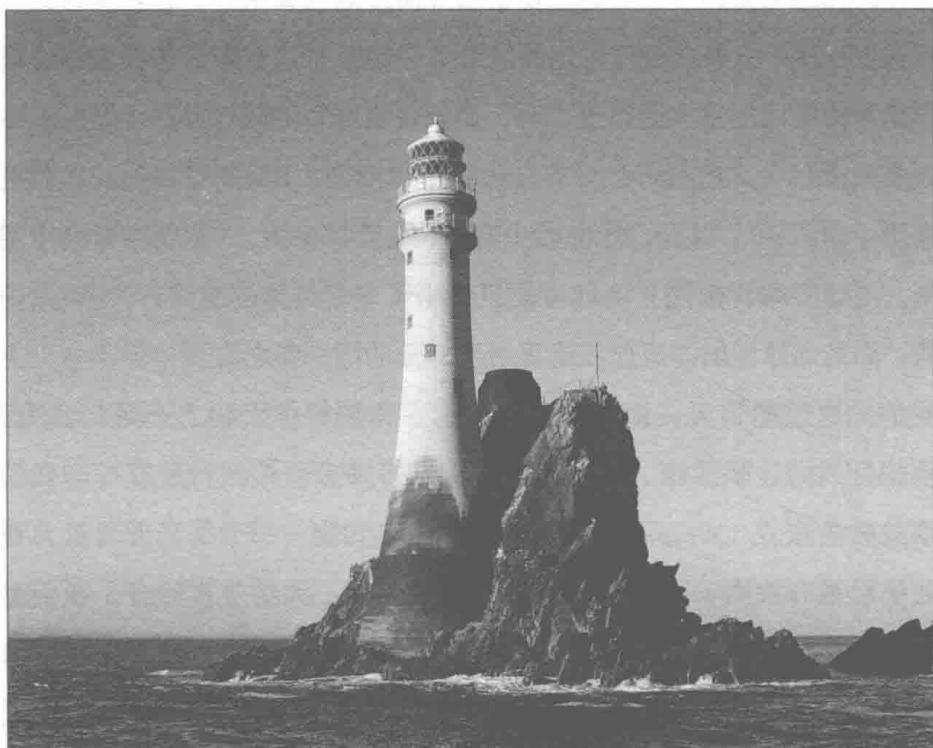
《世界海洋航路》(*Ocean Passages for the World*) 是水手们长期以来制定线路的宝典，但它规划的路线常常显得很奇怪。看看地图就明白：蒙特利尔在利物浦以南8纬度左右，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船从默西塞德郡 (Merseyside) 出发，前往这座加拿大城市的最佳航线是经过威尔士海岸后转向南，然后一路经过圣乔治海峡 (St. George's Channel)，接着始终保持爱尔兰科克郡 (Cork) 和灯塔岛 (Fastnet Rock)^①上的灯光在右舷方向，进入大西洋，直奔圣劳伦斯 (St. Lawrence) 河口。但那本蓝色封皮的航海圣经却不是这么说：像我们那样，船只在春季从利物浦向加拿大港口进发时，会发现更明智的航行办法不是向爱尔兰南边，而是向爱尔兰北边前进，只有在过了血腥海角 (Bloody Foreland) 附近的多尼哥海岸 (Donegal) 以后，才会大步向南，直奔加拿大。“尽管常常会出现恶劣的天气，”《世界海洋航路》为航海船只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但风向一般更加有利，而且北冰洋的洋流能在航程后半部分助你一臂之力。”

我们的这艘船很大，而且非常现代化，钢制船体，动力十足，实力既强，便无须挂怀风向、暴风雨、北冰洋的洋流这等琐事。按照行程安排，我们要去克莱德的格陵诺克 (Greenock) 接其他乘客和货物——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出了墨西河后没有往南，而是向北进入了爱尔兰海。大约午夜时分，我们看到了小马恩岛 (Calf of Man) 上闪烁的灯光，然后看到我们的右舷方向飘摇着加洛韦 (Galloway) 的灯火，耸立在安特里姆郡 (County Antrim) 港口边骇人的玄武岩悬崖。

当黎明来临——又是刮风下雨时——我们经过了艾尔萨岩 (Ailsa Craig)。这是一座由纹理细密的花岗岩组成的小岛，冬季冰壶运动所用的世界上最好的石头就是这些花岗岩。我们经过阿伦岛 (Isle of Arran) 东边——戈特山 (Goat Fell) 山顶上还有残雪——11点时，到了预定的牛肉清汤时间 (尽管那天没有汤)，我们就在格陵诺克停了下来。一队小船把零散的乘客接了上来，其中有两个患麻

^① 这座耸立着灯塔的小岛，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一项一年一度的南英格兰惊险帆船竞赛的外部标志。它被对它恋恋不舍的人们称为“爱尔兰的泪滴”，因为它是移民者前往埃利斯岛 (Ellis Island,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1892 至 1943 年间曾用作移民进入美国的检查站) 时，能看到的祖国的最后一片疆土。

疹的孩子，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隔离观察，稍微耽误了些时间，直到我们的船长——一个名叫索伯恩的好心人——拍板带上了他们。午饭时我们已经在往回走了，向南沿克莱德入海。当我们回到海面上时，船改变航向，右转往西走。拉斯林岛（Rathlin Island）北边的海水汹涌异常，恶名远扬，我们却在上面安然航行。



前往美洲港口的移民们热切地凝望着爱尔兰西南角的灯塔岛，眼看着祖国最后的模样渐渐淡入虚无。这番甜蜜的哀伤催生了它的昵称：爱尔兰的泪滴。

现在，我们终于平稳地向广阔的海洋进发了。当我们奔向海洋时，大西洋的波浪开始逐步大幅增升。惊涛开始拍击船头，春日的西风一刻不停地吹向不列颠群岛，掀起阵阵雷鸣般的巨浪。

考虑到这艘船如此颠簸，晚餐这么清汤寡水也就不足为怪了。当晚大雨倾盆，只有我们少数几名乘客在外漫步，透过涌动的云雾可以看到伊尼什特拉哈尔